



世界经典中篇坊

伊万·伊里奇之死

刘志权 丛书主编 托尔斯泰 等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世界经典中篇坊 ——



伊万·伊里奇之死

刘慈权 丛书主编 托尔斯泰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万·伊里奇之死 / 托尔斯泰等著; 张猛等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8

(世界名家中篇小说经典丛书)

ISBN 978-7-5399-5269-7

I. ①伊… II. ①托… 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4073号

书 名	伊万·伊里奇之死
著 者	托尔斯泰等
译 者	张 猛等
责任编辑	黄孝阳
丛书主编	刘志权
文字编辑	安 然
特约编辑	段晓珍 宋 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5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269-7
定 价	30.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化身博士 1

半个小时后,当我再次、也是永远地变成我所深恶痛绝的那个人时,我知道我将坐在椅子上战栗着、哭泣着,或者就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聆听着每一声威胁,提心吊胆、失魂落魄。

三个正直的制梳匠 75

这个斯瓦比亚人证明了自己和他们一样势均力敌:他像一把火柴一样僵硬安静地躺着,所以他们三人之间始终还有一点地方空着,那条盖在他们身上的被单就像盖在三条鲑鱼身上的一张纸。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117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哈德莱堡是相邻一带最为诚实和正直的一个城镇。

伊万·伊里奇之死

179

“喏，您瞧瞧。”他说着，把那份崭新的，飘着油墨味的报纸递给了费奥德尔·瓦西里耶维奇。

变形记

251

格里高尔转而看向窗外，阴暗的天气。可以听到雨点打在窗棂上的声音，这使他的心情也变得忧郁了。

化身博士

[英]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著
仇惠 译

第一章 门的故事

律师厄特森先生是个面容粗犷、不苟言笑的人。他生来性情淡漠、少言寡语、不善交际、身材瘦长，一副干巴巴的样子，看上去就叫人泄气，但其实他也挺可爱的。每当朋友相聚，再加上酒又合口味，他的眼睛里便会流露出一种浓郁的温情。诚然这份情谊从不在其谈吐中表现出来，可是他那饭后无语的面部表情已能反映一二，而他的为人之道更是有力的证明。他严格律己，独酌时只喝杜松子酒，以打消喝葡萄佳酿的瘾头；他喜欢看戏，却有二十年没跨进剧院的大门了。不过，他对别人倒非常包容，有时看到某些人一味地胡作非为，他会感到惊讶，甚至有点妒忌；但是无论人家怎样十恶不赦，他都宁可提供救助，而不愿横加指责。他经常自我解嘲道：“我中了该隐的谬论的毒，放手让我的兄弟上魔鬼那儿去。”本着如此性格，他就常常有幸成为那些堕落者的最后一个正派朋友，发挥最后一点良好的影响。对待这些人，只要他们上他家来，他的态度决计不会显示出丝毫变化。

毋庸置疑，厄特森先生的乐于行善正是天性使然。因为他最不喜欢表现自己，甚至他的友谊也建筑在类似的宽厚性格的基础之上。接受命运为他安排的现成的社交圈子，是一位谦谦君子的标志，而这也就是律师的交友之道。他的朋友多半是他的亲戚，或是结识多年的熟人。他的感情犹如常青藤，是时间的产物，对结交的对象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因此，毫无疑问，他与他的远亲、有名的花花公子理查德·恩菲尔德先生之间的友情即按照这种形式建立的。许多人为此百思不得其解：这两个人互相看中了对方什

么呢？他们能在哪些方面找到共同兴趣呢？据见过他俩每星期天一起散步的人说，他们一句话也不讲，沉闷得出奇，一旦遇到一个可以打招呼的人，两人都如释重负。尽管如此，这两位依旧很重视他们例行的散步，把它视作每周的珍贵活动。为了散步时不受干扰，他们不但可以将别的赏心乐事搁在一旁，甚至连业务拜访也能够弃之不顾。

有一回，他们漫步到伦敦闹市区的一条小街上。街很窄，静悄悄的，但平时这里的贸易活动可是相当活跃。街上的居民似乎家家经营有道，而且还好胜地希望更加兴旺发达。于是大家把盈余的钱全用来装潢门面，使得街道两旁的橱窗呈现出一副殷勤揽客的样子，就像两排笑容可掬的售货小姐。即使在星期天，这条街将它琳琅满目的迷人手腕暂时掩藏起来，路上较为空旷，也比周围那些邈邈的街光彩照人，仿佛森林中燃烧的一把火。刚油漆一新的百叶窗，擦得锃亮的铜招牌，一切干干净净、喜气洋洋，立刻便能吸引路人的注意，让人感到赏心悦目。

顺左手拐弯，往东走过两个门面，墙上开着一扇门，通向一座院子。此地有一栋凶宅模样的建筑，它的山墙临街突出，共两层楼，没有窗户，只在底楼有个门，门楣以上的墙面早已褪色，好像没眼睛的额头。这座房屋处处呈现着一派年久失修的颓败景象。门上既无铃，也没环，漆皮起泡，斑斑驳驳。流浪汉无精打采地拐进门洞在门板上划火柴；小孩子在台阶上做摆摊的游戏；学童们则在墙根边试刀子。差不多有一代人之久，却从未有人出来撵走这些不速之客，或者修葺损坏的地方。

恩菲尔德先生和律师走在小街的另一边。当他们来到那门口对面时，恩菲尔德先生举起手杖指了指。

“你留意过这扇门吗？”他问。他的同伴做了肯定的回答，随后

他又说：“这扇门在我的脑海中同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纠缠在一起。”

“哦？”厄特森先生的声音有点异样，“怎么回事？”

“呃，是这么回事。”恩菲尔德娓娓道来，“那是一个漆黑的冬夜，凌晨三点钟左右，我刚从遥远的地方赶回来。一路上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得到街灯。我穿过一条又一条街，所有的人都已沉睡。相连的街上，灯火通明，像是有队列通过，可是又空荡荡的杳无一人，犹如教堂一般。最后，我一个人听啊听啊，竟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情：开始盼望能看见一名警察。突然，我瞧见两个人影：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正瞪瞪地快步朝东走；另一个是个八到十岁左右的小女孩，正在一条横街上奋力奔跑。不用说，这两个人当然会在转角处撞成一团啦。可这时发生了此事中极可怕的一段情节：那男人竟若无其事地从女孩身上踩了过去，听任她躺在地上尖叫。这件事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亲眼目睹的话着实恐怖。那家伙简直不是人，而是个该死的印度教神^①。我立即大喝一声，猛追上去抓住那人的衣领，把他揪回原地，此刻那里已经有一大群人围住那惨叫着的孩子。但他无动于衷，也不挣扎，只是向我投来凶恶的目光，令我像跑步似的浑身冒汗。闻声而至的是小女孩家里的人。原来这女孩是被差去请医生的，不一会儿，那医生也到了现场。据他说，孩子没有遭到太大的伤害，主要是惊骇过度。至此，你大概以为事情就算了结了吧？然而有个情况十分叫人费解。我一看到那个男子就顿生憎恶。小女孩的家人自然更是如此，可那位医生的态度却令我惊诧万分。他无非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行医者，年龄、外貌都没什么特别，一口爱丁堡口音，情绪之冰冷如同一

^① Juggernaut：【印神】世界主宰，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

管苏格兰风笛。总之，先生，他跟其余在场的人一样：每次朝那家伙瞅一眼就会虚弱得脸色煞白，恨不得宰了他。我知道他的心思，他也了解我的想法。既然不可能杀死他解恨，便退而求其次。我们告诉他：我们可以并且定要就这桩事大做文章，让他的名字从伦敦这头臭到那头。如果他本来有朋友或是信用，我们保管它丧失殆尽。我们一面对该男子连吓唬带威胁，一面尽可能地隔开妇女，因为她们个个气得像疯狂的女妖。我从未见过这么一圈仇恨的面孔，而陷入重围的人却漠然置之、阴沉轻蔑，我发现他也吓得不轻，但依旧满不在乎，真像魔鬼撒旦啊，先生。‘若是你们想小题大做的话，我当然也没办法。任何一个体面之人都希望避免出丑。’他说，‘你们开个价吧。’哼，我们逼他赔偿小女孩的家属至少一百英镑。他显然不同意，可我们摆明了跟他干上了，最后他只好认账。接下来的问题是拿到这笔钱。你猜他把我们带到哪儿？就到那扇门前！他掏出一把钥匙，开门进去，随即又出来，带着十镑金币，余额则开了一张库茨银行的支票，凭票即可兑现。支票上所签的名字我不便透露，虽然这是我所讲故事的一大关键，但至少我可以说这名字是众人皆知、时常见诸报端的。支票的金额确实不小，可如果签名是真的，肯定要比这笔金额值钱得多。我不客气地向那男子指出这张支票颇为可疑：现实中哪会有人清晨四点走进一扇地窖门，又带着一张由别人签字的将近一百镑的支票出来，而他却神态自若地冷笑说：‘我会一直陪你们等到银行开门，然后亲自拿支票去兑现。’于是我们一行人，包括医生、小女孩的父亲、这位肇事的男子以及我一起到我的住所度过这一宿残余的一点时间。第二天，一吃完早饭，我们便动身前往银行。我亲手将这张支票递了进去，并说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是伪造的。不料结果完全相反，支票是真的！”

“嘖——嘖!”厄特森先生惊叹起来。

“瞧,你和我感觉一致。”恩菲尔德先生说,“的确,这是个很糟糕的故事。被我揪住的那家伙是个谁也不愿与其打交道的人,他是彻头彻尾的恶棍;签支票的人倒是财力雄厚、赫赫有名,还是你们所谓功成名就之辈中的一员。依我看,这八成是起讹诈案,一个老实人不得不为他年轻时的荒唐行为付出些代价,因此,我把那扇门里边的房子称作讹诈楼吧。不过你也知道,这远远无法将一切解释清楚。”他补充了几句后,语调渐渐转为沉吟。

可是厄特森先生突然提出了一个疑问,唤醒了他的思维,即“你知不知道签支票的人是否住在那栋房子里?”

“很有可能就住在里面,不是吗?”恩菲尔德先生答道,“然而我恰巧注意过他的住址,好像是个广场还是什么的。”

“你从来没有打听过那门里到底是何地方吗?”厄特森先生问。

“没有,先生,我做事尚知分寸,”恩菲尔德先生回应道,“虽说我也特别想弄明白,但这问东问西的太像末日审判了。提出一个问题,好比推动一块石头,你安安稳稳地坐在山顶上,那石头却滚落下去,并撞动其他石头。一转眼,你最意想不到的某一位好好先生也许会在他自家的后院里被砸中脑袋,导致全家巨变。不,先生,我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人家越是处境尴尬,我就越要少问。”

“真是条好规矩。”律师说。

“但是我也查看过那个地方。”恩菲尔德先生继续说,“它不像一幢住宅。没有别的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我那故事中的主人公进出过一回,无人再进进出出过。二楼有三个俯临院子的窗户,一楼一个也没有。窗户总关着,可也干干净净的。还有一个烟囱,大部分时间都在冒烟,想必里面自然有人住。不过也难说,院子里

的房屋挤得那么紧，简直分不清哪个是头，哪个是尾了。”

两人又默默地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厄特森先生来了句：“恩菲尔德，你立下的那条规矩真不错。”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恩菲尔德答道。

“即便如此，”律师接着说，“有一点我还想问一下，那个从女孩身上踩过去的人叫什么？”

“好吧。”恩菲尔德先生说，“我觉得这关系不大，此人名叫海德。”

“嗯，”厄特森先生问，“他长得什么模样呢？”

“很难描述。他的相貌有点怪怪的，叫人见了很不愉快，甚至令人憎恨。我从来没有讨厌一个人达到过如此程度，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一定有什么地方长相反常，使人强烈地感觉到他是畸形的，尽管我不能具体指出是哪一点。他反正就是形状异乎寻常的人，可我实在举不出哪里不对头。真的，先生，我说不出来。我难以描述这个人。这倒不是因为记忆力不佳，相反我敢说他现在就仿佛浮现在我眼前似的。”

厄特森先生继续默默前行，他显然陷入了沉思，最后他问：“你确信他是用一把钥匙开的门吗？”

“我的好先生……”愕然失措的恩菲尔德刚要开口。

“是的，我明白。”厄特森先生说，“我明白这样问，你一定感觉奇怪。事实上，我之所以不问你另一个人的名字，在于我已经知道了。你看，理查德，你讲的故事事关重大。要是你在哪个细节上说得不够确切，最好纠正一下。”

“我看你该向我提出警告。”恩菲尔德不无恼怒地回答他，“我说的情况句句属实。那个家伙有一把钥匙，而且至今他都带在身边，一个星期前我还看见他开门来着。”

厄特森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没有作声。年轻的恩菲尔德接下去说：“这是又一次教训，凡事以不开口为妙。我为自己的多嘴多舌感到惭愧。让我们约定，今后别再提这事了。”

“我由衷地赞同，”律师说，“理查德，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第二章 寻找海德先生

那天晚上，当厄特森先生回到他的单身寓所时，心里烦透了，连吃饭也毫无食欲。按照他星期天的惯例，用过晚餐后，要坐在火炉边，书桌上放一本枯燥乏味的神学著作，直到附近教堂的钟敲过十二点，他才怀着肃穆和感恩的心情上床睡觉。然而这天夜晚，刚吃过饭，他便拿起一支蜡烛走进他的办公室，打开保险箱，从柜中最隐秘的角落里取出一份封皮上写有“杰基尔博士遗嘱”字样的文件，再坐下来，阴着一张脸研究上面的内容。此遗嘱系本人亲笔所写。厄特森先生只在如今负责保管，当初订立的时候他却拒绝提供任何帮助。该遗嘱不仅规定在拥有医学博士、民法学博士、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等头衔的亨利·杰基尔博士故去后，他所有的财产将转入他的“朋友兼恩人”爱德华·海德之手；还规定在杰基尔博士“失踪或未经说明而外出超过三个月”的情况下，爱德华·海德也可立即继承亨利·杰基尔的财产，并且除向博士家人支付几笔小数目的款项外，别无任何附加条件或义务。这份遗嘱长期为律师所不屑。作为一个律师，他对这种条文感到生气；作为一个头脑清醒、尊重生活习俗而视异想天开为轻举妄动的人，他也对这类文件抱有反感。更使他气恼的是，直到今天之前，他对这个海德先生还是一无所知。现在，事情陡生变故，他知道海德先生是怎样的人，于是他觉得特别气愤。本来，这个名字对于他而言只是一个名字，此外关于这人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这已经够糟糕的了。而如今，这名字上又添加了那么可恶的品质，从迄今蒙住他眼睛的虚无缥缈的迷雾中蓦地跳出一个恶魔的清晰形象来，那就更加糟

糕了。

“我本以为这是神经错乱，”他把这份令人厌恶的文件放回到保险箱里时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开始担心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

说完，他吹灭蜡烛，穿上大衣，动身前往卡文迪许广场上的一座医学城堡，那儿住着他的朋友、大名鼎鼎的兰宁医生，而到他那里去看诊的病人也是摩肩接踵。厄特森心想：“如果有人知道底细，那就是兰宁了。”

表情严肃的管家认识厄特森，把他迎进去；没作什么耽搁，直接带他到餐厅。兰宁医生正坐在那里喝酒。这是一位个性和蔼、心宽体胖、衣着讲究、脸色绯红的绅士，一头过早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他容易激动而又保持着毅然决然的风度。看到厄特森先生，他迅速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伸出双手表示欢迎。如此殷勤的姿态，犹如在做戏，可真是出自诚挚的感情。因为他们俩是老朋友、中学同学、大学校友。双方都是既自尊自爱，又互相钦佩，尤其难得的是彼此都十分乐于同对方相处。

闲扯了几句以后，律师就把谈话引到这个使他焦虑不安的问题上来。

“我看，兰宁，”他说，“你和我应当是亨利·杰基尔最老的朋友了吧？”

“我倒希望咱们是年少点的朋友，”兰宁先生笑言，“不过我想应当是的吧。可是老朋友又怎么样呢？我最近很少见到他。”

“真的吗？”厄特森说，“我还以为你们有不少共同兴趣。”

“曾经有过。”兰宁回应道，“但是早在十多年前，亨利·杰基尔已经变得让我感觉太荒唐、太过分了。他的头脑越来越不正常；虽然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会继续关心他，然而我们现在和过去见面

的机会都不太多,尤其是听说了他那些反科学的无稽之谈后,”医生突然涨红了脸,激愤地补充了一句:“即便刎颈之交也得分道扬镳。”

这番略带几分怒气的话倒使厄特森放下心来。“他们只是在科学问题上有分歧。”他心想。由于他自己对科学(除了有关财产转让的问题)并无兴趣,甚至认为:“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等他的朋友定了定神,接着便提出他特意来打听的那个问题。

“你有没有见过他挺宠信的一个叫海德的人呢?”他问。

“海德?”兰宁重复道,“没有,从来没有,有生以来没听说过。”

这就是律师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他将这些东西带回家,黑暗中一个人躺在床上时辗转反侧,从半夜一直折腾到黎明;以至于他的思绪一整晚都在起伏翻腾,被一连串疑问团团围住。

离厄特森先生的寓所很近的地方有座教堂,那里的钟已敲了六下,而他还在纠缠这个问题。在此之前,这件事只触及他属于理性的一面,但现在他的想象也被卷了进去,或者换言之他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在漆黑的夜里,在拉上窗帘的房间里,恩菲尔德先生讲的故事就像一卷被照亮的连环画在他脑海中浮掠过去。他看到了夜城街头的大片灯光,看到了一个走得很快男人的身影,看到了从医生那里急忙跑回家去的一个小女孩,他们碰上了,那个化成人形的恶魔将孩子踏在地上,不顾她尖声叫喊,扬长而去。或是他看到了一间陈设富丽的屋子,他的朋友躺着做梦,在梦中微笑,忽然房门打开,床幔撩起,这睡着的人被叫醒。瞧,前面站着一个人,手上握有偌大的权力,即使在这深更半夜也能命令床上的人起来办事。一个人物、两段情节,整夜在律师的头脑中作祟;即使他有时迷迷糊糊地睡去,也总是看到那人更加鬼鬼祟祟地潜入沉睡中的人家,脚步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快到令

人晕眩的程度，接着穿过灯火通明的城市迷宫，在每一个街角上都要撞倒一个女孩子，把她独自留下苦苦叫喊。然而这个形象却没有一张厄特森一眼就能识别出来的面孔，甚至在律师的梦中也没有面孔，或者最多是张一晃即逝，看不真切的脸。因此，一种异常强烈的、几乎是失了分寸的好奇心在律师心头油然而生，使他非要亲眼见一见海德先生的真正面目。只要可以见上一面，他相信疑云便会冲淡，甚至可能完全消散，正像许多怪事一样，都经不起仔细检查。所以他也就能看出他的朋友产生奇怪的偏爱或受到束缚究竟原因何在，更可以明白遗嘱上那些叫人胆战心惊的条款到底是什么意思。至少，这张面孔，一张没心没肺、丧尽天良的人的面孔，一张稍一露面就让难得动感情的恩菲尔德先生长期感觉憎恶的面孔，是值得一看的。

从此以后，厄特森先生经常来到那条满是店铺的小街，在那扇门周围徘徊。在办公时间尚未开始的清晨，在业务繁忙、时间宝贵的白天，在月色朦胧的雾都之夜，总之，无论照在街上的是日光还是灯光，无论是清静还是热闹的时刻，都会发现律师站在他选定的位置上。

“既然他叫海德先生，”他想，“那么我就扮演西克^①先生。”

他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在一个晴朗干燥的夜晚，气温降至冰点以下，街道像舞厅的地板一样干净，没有一丝风摇撼灯光，光影组成的图案线条稳定。十点钟左右，店铺都关门了，小街上冷落得很，尽管有来自伦敦城各个角落的隐隐的喧嚣，这里还是十分幽静。一点轻微的声音就能传得很远，在马路两旁能够清楚地听

① “海德”(Hyde)在英语中与“躲藏”(hide)同音，“西克”(seek)意为“搜寻”，此处是双关语。